



雪从背后飘来

□陈业

秋天的松果
也想开口说话
语言包裹着语言,并不生硬

省略了路上的许多细节
我也怕冷,忙转身
面对自己的影子,
像找到一件已经遗弃的衣服
又穿在身上

太阳会生锈,月亮也会
生锈,像吃糖那样一枚一枚地
含在嘴里
慢慢融化带壳的时光

夜雨
风揉碎夜色,一个劲地往下掉
屋檐下的蜘蛛网没有粘住
时间的碎片

松鼠喜欢吃的
我也喜欢,过日子就要像松鼠
那样,在时间上
蹦来蹦去

雨滴挂在窗子上,像风铃
声音随风而去,抱走了月亮
和星星

我喂过松鼠,发现它
并非只吃松果
把果实嚼碎后,吐出来的都是
陈年旧事

一帧玻璃脱光了衣服
灯光仍然看不透一面墙的
心思

从青山下来
山能叫高山
为何天不能叫高天。云不高
也不低。正青黄不接

雨棚被雨水敲打著,有心跳
的节奏
家人迟迟归来。提着几片
鸟声

从青山下来
石阶放低了身份,我步步相随
一条路总是弯的
到了山脚,我才知道弯是一种艺术

土墙
土墙至今没有倒塌
爷爷夯的,比爷爷命硬

从青山下来
石阶放低了身份,我步步相随
一条路总是弯的
到了山脚,我才知道弯是一种艺术

风来过,留下声音
雨来过留下容颜。阳光来过
留下足迹
雷电来过留下模糊的指纹

环山有水果,一直想爬山
我下山后告诉流水
上山后还得下来,低处能遮
风避雨

我也来过,一次又一次
看墙上的图案
原来是爷爷刻的地图
有天空,田野,河流,飞鸟
还有很多脸谱

一朵云的倒影
找一面完好无损的镜子
照照自己,无需修饰,无需
隐瞒

爷爷靠着墙,晒太阳就走了
墙代替爷爷一直站着
怕奶奶冷

四合院
钻进一座四合院
在里面喝茶,阅读,数星星

我在书上行走,也是一个
坚挺的文字
在阅读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在阅读我。阅读不
是重复
光阴不会滞留

洗不尽人生的汗渍,冲不走
时光的
肉体。湖水装着云朵,满满的
成了粮仓。云朵包裹阳光
鼓鼓的,成了玉器

天井方方正正,是特大号的
宋体字
装满阳光,装满雨丝
装满蓝天白云
也装满家风家训

天空落在水里,终于有了岸
岸上有连夜赶路的行人。

我在书上行走,也是一个
坚挺的文字
在阅读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在阅读我。阅读不
是重复
光阴不会滞留

雪花比我能慧,抄了不少捷径
山峦,树林,荆棘,河流,都
挡不住

田野上每年播种
长出的都是不一样的收成
就像从四合院里
走出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雪花比我聪慧,抄了不少捷径
山峦,树林,荆棘,河流,都
挡不住

一只小鸟盛开
又一朵莲花的激情,静静地
构思一幅画的主题
荷叶梳理羽毛
等待嘴含归期的情侣

她的步伐。跑热了
她把衣服脱下来
披在树林,河流,小麦,油菜

深秋伸出的手描绘
秋风的情绪
荷叶进入一段爱情的尾声
一座湖透露谜底

一片银白是无限温暖和宁静

一只小鸟盛开
又一朵莲花的激情,静静地
构思一幅画的主题
荷叶梳理羽毛
等待嘴含归期的情侣

雪花跑在我前面,我停了下来
我怕踩破她的构思和心情
雪花喊上风,转过身,从背
后飘来

石碑
碑要站着,才有骨气
几十个文字
概括一个人的生平

扶我一把,跨上时光的屋檐
轻轻敲着窗子
叫温暖的季节开门

泥土掩盖着泥土
听不到喊救命的声音

没有风吹,影子不再倾斜
像父亲刚从雨中归来
解下的蓑衣,沾满了田野的
气息

一棵树比碑
更高,也在给自己立传
词意由青变黄
落叶归根

一串水珠滴在地上,

树有根,也有
腐朽的时候
碑无叶,却有人在下面
躲着荫凉



好球 □冒小平

采蘑菇,亮开嗓门就问:“这是谁家的小妮子?”

“是林子外大平房里的孩子,刚搬家过来。”老木匠笑眯眯地摸着丹宁的头:“这小妮子长着真俊!”老少三人一起走回到小木屋。虎子把丹宁裙子兜着的蘑菇倒进一个小篮里。

老木匠从口袋里摸出两块糖递给虎子和丹宁:“大老李的儿子结婚了,开会时分给大家的喜糖。”

“开啥会了?”虎子嘴里含着糖块,露着虎牙笑问。

“唉,刚过上几天和平生活,又要打仗啦。”

老木匠的笑容消失了,满脸严肃地说:“现在局势紧张,要做好打仗的准备。东北军区的后方医院要扩大,扩建创伤病房,增加医生,增加床位。大老李领到任务,年底前要新增八十个床位、五十副担架。明天开始调集物资,小木屋旁边要加盖一个棚子,堆放木料。还要增加木工,准备开工做新病床和手术台。虎子呀,咱爷俩要忙喽!”老木匠说着,拿起大茶缸“咕嘟咕嘟”喝水。

“小丫头,你爸就是新调来的外科大夫? 好样的!”老木匠忽然想起什么,忙问:“丫头,你妈知道你来小木屋吗?”“不知道。”丹宁应道。

“这可不行! 你妈找不到你,会急的。虎子,快,快把这孩子送回家去!”老木匠对着小木匠大声命令。

虎子提起装蘑菇的篮子,丹宁抱起插喇叭花的玻璃瓶,匆忙走出小木屋。没走出几步,就听见身后老木匠大叫:“站住! 等等!”老木匠挎着工具箱,拎着一只风干的腊鸡,瘸着腿追上来:“把这个捎上,炖蘑菇吃。”说着,把山鸡腊肉放进虎子的篮子里,又把工具箱交给虎子。

“人家大老远搬家过来,不容易。你把工具箱带上,看看有没有帮得上忙的地方。咱们离他们家不远,告诉孩子爹妈,有事就招呼,甭客气。”

虎子背上工具箱,左手挎着篮子,右手牵着丹宁,向树林外走去。

“丹宁,你喜欢什么? 哥哥给你做,送给你作上学的礼物。”“我想要个小木匣,可以装照片,装我的小发卡。”

“好,没问题。一定给你做。做好了给你送去。”“谢谢虎子哥!”

小丹宁喜欢白桦林的小木屋,期待着虎子送给她的小木匣。

壮,更有颜值担当。但不管怎样,被装进透明玻璃罐中的种子们如何俊靓,作为一枚种子的个体,心中一定有着对泥土的向往。我要给搬场村人一个建议,让这些种子们在这里轮换值岗,让它们去找大地,去被泥土滋润,去受孕,要看到它们的肚子日渐隆起,让它们生儿产女,传宗接代。来季让它们的儿子们来到搬场村的种子房,我们会发现,一代种子更比一代强,这和我们人类演进一个样。正确地说,是种子的日臻完美,带着我们更好地成长。

所有的植物果实,最终被划归为食物和种子。食物是有福的,变成了五味相杂的营养补充,供养众生;变成人间烟火,酸甜苦辣。种子是有运的,在果实的大千三百世界里凤毛麟角,有着繁衍子孙的绝对权力和责任。芥子纳须弥,张耒说:“若成一小世界矣”。

应该坦承,我对种子的崇拜,如地藏的图腾。忽然我想到自己就是一枚种子,是比植物种子更高维度的生命存在。

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夜里,把我的一罐种子,深深地埋入了温暖湿润的土壤里,从那天开始,一颗新的种子在发芽、破土、分蘖、拔节、抽穗、开花、灌浆、成熟,成为种子。

白色的,胖胖的身体,像唐代美女,溜肩圆润,鼓胀丰满,是我们启海沙地特有的物种,至少我在外几十年,没有看到过其他地方有生产,叫“洋扁豆”。偏偏却在扁豆之前冠以“洋”字,可能是漂洋过海而来,不得而知,孤陋寡闻了。奇妙的是这“洋扁豆”在搬场村四周五十公里的范围内,丰富着我们的餐桌世界。洋扁豆茄子汤,咸瓜炒洋扁豆,成了一众游子的乡愁。

在一罐芝麻的种子前站立了许久,黑黝黝的颜色,带着光,像墨点。我想着把它们从罐子里倒在地上,看看能不能再写出一行字,或者一幅水墨小品。假如把各种颜色的种子都倾泻在地上,又该是如何一番景致? 扁豆洁白如雪,红豆灿如霞光,绿的蚕豆蹦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所有的种子,都十分坚硬,只有温柔的泥土,才可化解种子的要强。它们本该就是属于大地的,即使一粒芝麻,被风抖落了茎的故乡,种子和泥土举行了旷世婚恋,受精着床。芝麻走过风雨一生之后,依然如故芳香。

搬场村人把众多的植物种子,邀请而来。建了一个种子的宫殿,数以亿万计的种子隔着玻璃相望,豪华的方阵,如城堡里的士兵,个个身强力

“好洋气的名字,真像个洋娃娃。你咋一个人跑到树林里?”“我来玩玩。”声音轻得快听不到了。“你坐这儿玩吧。别乱动。我要干活。”

丹宁打量着小木屋。四方形的屋子,中央横摆着一个原木大案台,台板上摆放着杯子等生活用品,朝北的窗下是个炕,炕上铺着席子。

小木匠走到大案台边,拿了个空罐头玻璃瓶给丹宁插上野花。小姑娘不拘束了,坐在木凳上,抱着“花瓶”,和小木匠有问有答地聊起来。

“这是什么地方?”丹宁好奇地问。“部队医院的木工房。”

“你一个人吗?”“不,我和叔叔。”“你叔叔去哪儿了?”“去开会了。”“你怎么没去?”“我有活儿要干。”“你住哪儿?”“就住这里。”小木匠指指屋角的炕。

“睡树林里吗?”“是啊。我跟叔叔一直住这儿。”“这儿是你们的家?”“是啊,真聪明!你几岁啦?”

“六岁,秋天就要上学啦。你呢?”“十七岁,我只上过小学。你打哪儿来?”

“从沈阳。刚搬家过来。”“住哪儿?”“树林外的大平房。”“为啥到咱这儿?”“来准备打仗。”“什么? 打仗?”小木匠不相信地反问,停住手中的活儿。

“爸爸说打仗会有很多人受伤,他们来给伤员做手术。”

“你爸爸是大夫?”小木匠惊奇地问。“嗯,爸爸是外科医生,妈妈是外科护士。”小丹宁认真地回答,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神情。

没错,丹宁一家人昨天刚搬到这里,就住在离白桦林外不远的那排平房里。她的父母是军人,接到东北军区的命令从沈阳调到丹东。

今天,丹宁的爸爸去医院参加会议,妈妈带着四岁的弟弟整理行李,收拾新家。丹宁没人管,自由“放飞”了。

小木匠刨好木板,乒乒乓乓地敲起钉子,很快修好了一把木椅。

“你爸爸是个大医生,一定很有文化。”“他在苏联留学过。你瞧,我的裙子是爸爸从苏联带回来的。”

“真漂亮!”小木匠伸手摸摸丹宁的裙子,这洋布又细又滑,图案真美。

“别老抱着花瓶,多累。放在台子上,出去玩玩吧!”“虎子哥,你和我一起玩吧!”

搬场村种子房

□宋一枫

雪花中凛冽,在淫漫的雨水起伏,在炎热的日晒中倔犟昂扬,最终麦子把生命的成就高高地举上头顶,像足球世界杯大力神的模样。而那些能够成为种子的麦子, 必须满足结实、饱满、粒粗等充要条件。种子的任务, 必须保证它们的后代和它一样英俊、魁拔、壮实、多情,才可一代一代又一代,乃至百代千代万代,代代相传。农人捧取一把饱满的麦种,像是如来抓取的一把恒河沙,宁为多不?

其实所有的种子,都具有优良的特性,大者如芋头,小者如芥子,无论大小,不论贵贱,都会体现它们的形状和色彩,都会散发它们的情调和气味,拥有它们各自的名称和身份,它们的一生都有着与麦种一样坎坷的历程。它们圆润的外皮里,都拥有一粒为生命的延续而准备好牺牲的心芽,如果恰好被农人选为投入土地的种子,它们会义无反顾地进行一次涅槃重生。

我捧起罐子,端详着里面的生命,这些生命各具形状,各其颜色,有圆如珍珠,有形似三角,也有不规则的畸形颗粒。红色的赤豆给人的感觉是热烈的;黄豆的颜色让我想起了一种思想;青色的蚕豆,使我跟和尚的发型产生了联想。有一粒种子是



白桦林

□木客

“啪”“啪”,寂静的山间响起急促的枪声。枪声在长白山间回荡,两个人影在狂奔。“站住,站住!”日本兵嘶喊着,穷追不舍。突然,人影不动了。前面是悬崖,绝境。鬼子呼啦啦跟了上来。

“兄弟,跳哇,宁死不当亡国奴!”赵大雷对弟弟赵大霆喊。

“啪”,子弹击中了赵大雷后背。“跳啊!”他对弟弟怒吼,使尽全身力气,推了弟弟一把。

“哥呀——”,随着撕心裂肺的呼叫,赵大霆坠下山崖。

悬崖上枪声大作,赵大雷应声倒下……夕阳,血红,山崖尽染。

一、夏

一只花蝴蝶在林间飞舞,六岁的小姑娘丹宁追赶着蝴蝶。

夏日清早的白桦林静悄悄,绿意盎然,阴凉舒适。阳光透过树枝,从树顶倾泻下一道道光影,无数个树眼从乳白色的树干上注视着追蝶的小女孩。1950年7月,这天丹宁过生日。她穿着一条新裙子,跑起来像花蝴蝶般舞动。第一次见到这种“白皮肤”,树干上长“眼睛”的大树,新奇、兴奋,小姑娘忘了回家。

林中传来清晨的鸟鸣,花蝴蝶不知飞到哪儿去了。丹宁发现树下长着漂亮的蓝色喇叭花,她采摘着花儿,沿着林中小路,向树林深处走去。

“噼噼噼,唰——唰——”,丹宁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她向前走,密林中出现一个小木屋,声音是从那里传出的。那是一个木工房,门外堆着木料,门敞开着。“你是谁?”丹宁扶着小木屋的门,壮起胆大声问。

一个少年在刨木板,上穿一件白汗衫,下一条黄军裤,听见有人问话,侧脸看看,门边站着个小姑娘。

小木匠反问:“你是谁啊?”他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儿,继续埋头做事。

“我,我……”小丹宁望着陌生人,不知所措。“小丫头,你是谁啊? 怎么以前没见过你!”

小木匠见小女孩梳着两根小辫子,穿一件漂亮的连衣裙,左手握着一束野花,右手紧紧地捏着裙角,一对黑眼珠溜溜地转,不说话。他笑了:“进来吧! 我叫虎子,你叫什么?”小木匠咧嘴一笑,露出两颗虎牙。“我叫丹宁。”小姑娘走进木屋,轻声应道。

说到搬场村,一定绕不开张耒,他开办通海垦牧公司,把农田平整得一块一块的,近看像一幅幅画布,远看似写字的田字格。沟河经纬,井然有序。他说“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途梁,若成一小世界矣”。

“储物有仓,种蔬有圃”,食物多了,就要有仓库堆放;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要想植蔬长得更好,就得把种子留好,还得把它保管好。于是,有搬场村人脑洞一开, 把种子请进了搬场村的房子里。这些种子像一群未婚的男子, 它们在透明的玻璃罐子里相互拥趸, 散发着芬芳的荷尔蒙气味的,粉蝶在搬场村种子库的窗外飞舞。

我曾所见的种子,或是还未成为种子之前的生命,它们或在麦秆的顶端,或在玉米的腰间,或在茅茅的根部,或在瓜藤的枝蔓上,或在扁豆的节芥处。它们的大部分成全了另外一种生命形式的存在,即使如此,能够成为食物,已是罕见的幸运,更何况种子乎? 风一阵,雨一阵,干一阵,涝一阵,虫儿啃,雀啄侵。如说搬场村的冬麦,头年九月秋分播,次年惊蛰长寸许,四月谷雨满地青,五月小满麦子黄。漫长的二百三十天里,麦苗经受在寒霜中颤抖,在铺天盖地的